庆祝建国三十周年

1949——1979



征文作品选

嘉兴县国庆征文办公室编

目　录

报告文学

飞架金桥的人……乐　明（1）

小　说

203号阵地……袁克露（15）
战　友……魏文瑞（28）
小芹“失踪”……丁　予（48）
金鸡村的故事……周地华（53）
小涛在教堂里……俞　汎（63）
前进声中……费柏堃（72）

散　文

南湖的颂歌……吕建华（91）
此间曾著星星火
——记董老视察南湖革命纪念馆……蒋琴南（96）
又披烟雨上楼台
——回忆郭沫若同志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
……碧　琼（99）
灯光闪耀……仲克仁(102)
漫话南湖菱……张治正(108)

故　事

养蛙记……张兆华(114)
“武松”打“虎”……张新民(121)

民间传说

南湖菱……俞　泯(129)
彩色螺……俞　泯(131)

诗　歌

南湖采菱歌……钱　峻(132)
南湖摆渡姑娘……邹　毅(134)
宝书好比春日雨……钱　峻(135)
书记夜读……何志荣(135)
九亿神州九亿花……沈　云(135)
我唱民歌倍觉亲……张　建(136)
晨　战……何志荣(138)
罱泥竞赛……张林泉(138)
要做好钢不做渣……张新民(140)
老支书学文化……何志荣(141)
党委书记的心……张林泉(142)
比故乡更叫人萦怀牵挂……来根友(143)

戏　曲

华主席到伢南湖来（弹唱）……吕建华(146)
红船扬帆赴征途（弹词）……阿　涛　于　皖(152)

三尺布（说唱）……倪加能(155)
踢"球"记（相声）……楼　泉(162)
杨来西找对象（锭子书）……吕建华　金胜利
盛世华　贺　强(175)
高书记造房子（快板）……赵幼庭(180)
想一想（说唱）……吕建华(189)
满意饭店（化妆说唱）……杭如洲　贺　强(196)
柜台相亲（小戏）……楼　泉(204)
打　扇（小戏）……卞堃铭(214)
封面设计……袁谷人
封面题字……徐东皋

飞架金桥的人

乐　明

水乡泽国，河港纵横交错，湖泊星罗棋布。千家万户择水而处，临水而居；开窗见河，出门上桥。

桥，是水乡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纽带，是跨越险阻、到达彼岸、从事劳动、奔赴前程的阶梯。

桥，飞架在激流平川之上，遍布于田野村落之间。或风帘翠幕似缺月初弓；或雄浑古朴若长虹卧波……千姿百态，巧夺天工。富有我国民间建筑的艺术特色，凝聚着历代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心血！

但是，今天水乡最新最美的桥已不是古老的石拱桥，而是拖拉机、载重汽车得以飞驰而过的“机耕桥”。这千百座横卧在杭嘉湖平原上的“机耕桥”是通向“四化”的金桥！

一九七八年三月，浙江省委命名嘉兴县桥梁队为大庆式企业。五月，交通部颁发给省劳动模范、桥梁队队长朱明忠“发展交通，当好先行”的奖状。

党和人民的奖掖使大家对朱明忠充满了推崇之情。人们透过历史的窗口，追溯往事，探究始末，看到在这位造桥英雄身上自有一番非同一般、感人肺腑的事迹。

“土办法”与“苦恼”

朱明忠今年五十三岁。五短身躯，黝黑脸膛，淡眉细眼，凹颊瘪嘴，外表活象一位慈祥的老婆婆。认识他的人都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

说老朱身上有两样异乎寻常的东西。一是前额上横三道、竖三道石刻似的皱纹，这些深深的皱纹里隐伏着无数妙计巧策。再便是一双手，这双手大得出奇，象两把石斧，十根手指又粗又短，宛若一套钢凿。这双手无所不能、无所不会。捏着鄞头凿子是石匠，拎起泥刀铁板是泥水匠，操起斧头锯子是木匠……对朱明忠禀赋独厚的“心机”，娴熟精湛的手艺，人们无不为之咋舌。可是在十多年前，朱明忠却偏偏为此而深深苦恼呢。

事出有因。

一九六四年初，省交通厅发来一份通报，上面写着：某县一艘客轮不慎撞断桥桩，酿成四十多名乘客伤亡的惨重事故！朱明忠把通报掂了又掂，心情十分沉重。他破例点燃一支卷烟，默默地想：千百年来，在杭嘉湖纵横交错的小河港上，建造了许多打桥桩的小石桥，人们谑称：“牌位桥”。当时，水乡运货载客的大抵是乌蓬船，船身小，吃水浅，通过“牌位桥”绰绰有余。近几年来，水上交通发展了，柔橹咿呀的乌蓬船逐步为机声轧轧的轮船代替，撞桥沉船事故频繁。因此，革桥桩的“命”已是燃眉之急！

朱明忠十三岁学石匠，跟着师傅跑塘路、宿破庙，足迹遍及杭嘉湖，对桥梁建筑广闻博识，经验丰富。不多久，一种无桩水泥拱桥的设想在他脑海里酝酿成熟。从设想到图纸虽只一步之间，然而对朱明忠来说却是万里之遥。他苦苦思索，茫然无措。怎么办？只有采取“土办法”。

春节，朱明忠放弃休假，一头钻进桥梁队木工间里，操起斧头、锯子乒乒乓乓干了起来。一连干了三天，制作了一座长一米五十、宽二十公分的“八字拱桥”模型。模型做成

了，究竟有多少承载力呢？他搔搔头皮，仍然用“土办法”，顺手抱起一个七八岁小孩往“桥”上一站，没啥问题。又捧起七八十斤生铁压在拱顶上，崭！拱顶没有变形。

春暖花开，朱明忠亲自在洛东公社放样，施工，试建第一座“八字拱桥”。竣工那天，省交通厅长特地赶来现场鉴定。朱明忠不懂测算法，只得仍然采用“土办法”，从附近生产队牵来四条大水牛进行试压。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最后增加到四条，哈！拱桥纹丝不动，稳如泰山。毛估估承载力达一吨半左右。

交通厅长喜笑颜开，说：“好！无桩拱桥，拱得过去就是本事！”

朱明忠却没有笑，眉头拧成个疙瘩，暗忖：“牌位桥”遍布水乡，每座桥跨径各异，如果都用“土办法”，一则费时费工，二则没有精确数据，钢筋、水泥的配比都只能是毛估估，易造成建材的极大浪费。这显然不符合多快好省造桥的精神。

正确的途径在哪里？朱明忠夜不成寐，心中滚动着越来越大的迷窦。

迷窦豁开

一九六五年仲夏，西子湖畔熏风醉人，新绿溅溅。荷花，花瓣半落似在孕结。海棠，花冠初绽容若含羞。

交通部在杭州华侨饭店举行全国桥梁学术会议。朱明忠作为特邀代表，出席了这次盛会。他身着土蓝布短衫，在一百多位专家、工程师中引人注目。

这天，代表们听取省交通厅葛辰生副总工程师的学术报

告。当老葛的报告提到朱明忠时，人们向他投来赞赏、尊敬的目光。是呵，不简单！这位“目不识丁”的桥梁队长居然创造了新桥型。事情虽小，精神可嘉。看过朱明忠带来的“八字拱桥”等照片的专家们啧啧称赞。

专家的褒奖、领导的表彰并没有使朱明忠陶醉。相反，他深感不安。和专家们的科研成果相比，自己算得了什么！听了老葛的学术报告后，他明白了，倘若他也懂得“拱矢度”、“变截面悬连线拱”等桥梁理论知识的话，那么，他在今年春节设计“八字拱桥”时，就可不必走弯路而选择一条多快好省的捷径了。

朱明忠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。

他不因自己是个“大老粗”而心安理得，泰然自若，也不因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而轻视理论、藐视科学。光怪陆离的科学迷宫、雄奇瑰丽的科技之花，豁开了他的眼界，启迪了他的思想。

六十年代中叶，飞速发展的农业机械化形势使朱明忠深深懂得，光凭他眉头一皱、土法上马显然是不能适应高速度建造“机耕桥”的需要。他决心创建一支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技术队伍。会议结束那天，朱明忠背了重重一包理论书籍和科技资料兴冲冲赶回嘉兴。

他翘望到科学的曙光了。

胆识与气度

人们爱把科学家比喻为“鹤嘴镐”，在智慧的泥土里辛勤开垦，发现珍奇。朱明忠是石匠，他挥动的是这样一把“鹤嘴镐”：善于从表层粗糙的矿石中，一镐镐开掘到闪亮

的宝石。他以老石工的睿目，鉴别那些属于“栋梁”的石料，精雕细凿，使其成材。自从杭州华侨饭店会议后，朱明忠这把“鹤嘴镐”挥动得越发勤了。他深深爱上了一个名叫张锦浩的青年。小张平时沉默寡言，文静得象个大姑娘，可是干起活来却象头小老虎，而且爱动心机，遇事总喜欢问个“为啥？”“对吗？”

朱明忠决定培养张锦浩，为青工们树个表率。可是他明白，即使把自己的经验、技术全部传授给张锦浩，充其量也不过是个熟练的桥工罢了。而那一大包从杭州华侨饭店会议带回来的技术资料，却必须在名师指导下方能学懂臻效。队里的技术员老马限于学历，对此也力不从心，无能为力。于是，朱明忠一边授技，一边在盼望时机。

盼着，盼着，喜从天降，好机运来了。

一九六九年，正是“秋尽江南草木凋”的时节，嘉兴县桥梁队在国家修建的杭申公路上，担负了建造从嘉兴到嘉善这段公路的十四座桥梁的任务。

杭申公路是一条高标准的公路，桥梁设计、施工均须达到特定标准。上海市政设计院派来一批工程技术人员，负责设计工作。当时，这几位工程技术人员处境很不妙。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眼里，他们是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、“臭老九”。其中有的同志还被扣上了所谓“洋奴哲学”、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等大帽子，遭到残酷的迫害和摧残。因此，说是负责设计工作，实际上却是被赶下来接受“再教育”的。朱明忠不管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这一套，他为自己多年宿愿即将兑现而激动、高兴。设计人员一到嘉兴，朱明忠就满腔热情地迎上前去，紧紧和他们一一握手，说：“你们来得正好，

我们热烈欢迎！”

“哪里哪里，我们是来接受‘再教育’的。”在上海刚挨过“批判”的设计人员谨慎地表明态度。

“不！你们是我们的好老师！”朱明忠恳切地说。

“好老师？”

“是啊，好老师。过去请都请不来呢。”朱明忠咧开缺牙的瘪嘴，象个孩子似地笑着说：“这回要请你们帮助我们培养技术人才罗。”

一席话使设计人员瞠目相觑，感到惶惑：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嘛，哪能“培养”工人、贫下中农呢？但是，他们望着这位热情、朴实的工人模样的干部，心里都热乎乎地，仿佛从一间阴暗、沉闷的铁屋子里走出来，吹到了和煦的春风，吸到了清新的空气，顿觉神清气爽。当下，设计人员们慨然允诺，利用晚上时间，授业传技，帮助培养技术人才。

从这起，每天夜晚虽是秋风萧瑟，霜花覆地，但在嘉兴桥梁队那间小小会议室里却是灯光澄亮、热气氤氲。上海来的园丁在这儿耕耘、播种。朱明忠选拔了张锦浩等五名青年作为重点培养对象。

应朱明忠的要求，设计人员们着重给“学生们”讲解“拱”和“双曲”的力学原理。没有教具，朱明忠送来了竹片和自行车挡泥板。

从名词解释到基本原理、计算公式，老师讲得深入浅出、循循善诱，学生听得津津有味、声声入耳。一连半年时间，朱明忠每晚必到，总是坐在头排座位。听到要紧处，就笑咪咪问那几位青年：“听得懂吗？”

“对，不要怕难为情，不懂就问。”老师热情地说。

“今天懂了，明天忘了，还可以再问。”另一位老师补充了一句。

“以后我们回上海去了，你们碰到问题可以写信来问。”还有一位老师再添上一句。

这里必须记叙的是：在当时浊浪排空、逆流汹泻，知识分子被压得难以喘气的情形下，上海市政设计院的同志能有这样的勇气和热情，大胆培养自己“接受再教育”的对象是与朱明忠那不畏“四人帮”淫威、尊重科学、无私无畏的精神有着密切内涵的。

本来，十四座公路桥的设计图纸要由工程师负责审核、签字。由于这十四座桥不同程度汲取了一些国外先进技术，工程师的笔有些犹豫。朱明忠见此情况一声不吭，用他那双石斧似的手，一笔一划在所有设计图纸上签上了“朱明忠”三字。笔力硬如石锋，使设计人员们深为感动。

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。当十四座高标准公路桥在杭申公路首先竣工后，朱明忠鼓励设计人员解放思想，大胆引进国外科技，革新桥梁并为桥梁队培养技术人才的举动却遭到非议和责难，压力接踵而来。

那是第二年春天，在拓宽嘉（兴）平（湖）公路焦山门桥时，上海同志们协同朱明忠搞了一种“斜腿构造”的桥型。这下，却闯了大祸！

一天，从上海来了两个外调人员，劈头就责问朱明忠：“设计这种桥型，是谁出的主意？”

“怎么啦，有啥问题呀？”

“这是照抄外国，是‘洋奴哲学’，早就批倒批臭啦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

哼！他们在上海不敢搞，偷偷跑到嘉兴来搞。这是复辟、回潮，要进行批判！”

朱明忠摸清来意后，就挺身而出把担子揽在自己身上，大声说：

“这是我们出的主意，设计人员没有责任！”

“你们为啥不采用‘双曲拱桥’？这是对中央首长的态度问题，是路线斗争！”外调人员接着责难道。

嘿！这顶大帽子委实吓人。不过，这并不是两个外调人员的创造。它来自“帽子公司”。原来，“四人帮”形而上学猖獗，也扩散到桥梁建设领域。有过这样一个笑话：某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建造“双曲拱桥”的纪录片，请工程技术人员观看样片时，有人指出：影片中有的镜头，如用望远镜踏勘、穿着老K皮鞋上拱架是不真实的，建议改一改。不料，这下冒犯了“四人帮”的“虎威”。电影制片厂一个头头说：江青已看过样片，不准再作改动！谁再持异议，就是对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的态度问题，要批、要追查后台！从而把“双曲拱桥”作为“样板”，在实际推广中只准照搬、照套，不准因地制宜地加以革新创造。自然更不消说另辟蹊径了。

此刻，朱明忠面对来人气势汹汹的责问，不慌不忙说：“斜腿构造嘛，我们想搞个试验，看看实际效果有啥不可以？你们要追查责任，尽可找我！”他安详地笑了笑，抿紧瘪瘪的嘴，象一尊石雕像，稳稳地站立着。

“哼！听说这些‘臭老九’还在这儿放毒。”外调人员掏出笔记本，心怀叵测地说。

“那是我请他们来当老师，为国家培养技术人才，多快

好省造桥，有啥毒？”朱明忠斜睨了对方一眼，仿佛钢凿一锤锤敲击石块，迸出火星：“有啥责任、罪名都尽可找我！”

就这样，朱明忠用他那顶得住千斤石的铁肩膀保护了设计人员，使他们避免了一场飞来横祸。

此后，朱明忠常常为设计、施工上的问题去上海向金成棣等工程师请求帮助。年逾半百的金工总是竭诚接待，帮助解决疑难。一天，小心谨慎的金工悄声说：“老朱，今后有啥问题到我家来吧。”他朝门外呶呶嘴：“办公室里人多嘴杂。”

朱明忠会意地点点头，也悄声说：“老金，看来还是你到我们那儿去方便。”

“唔。”金工欣然颔首。

在朱明忠笃诚相请之下，金成棣工程师成了嘉兴县桥梁队的“常客”。

日愈久而情弥笃。风浪使朱明忠和金成棣等工程师的手攥得更紧、心贴得更近。多年来，他们书信往返、互通问候；请求教益，析疑解难。朱明忠架起了一座跨进“科学迷宫”的桥！

“决不过河拆桥”

在建造杭申公路桥时，朱明忠在上海市政设计院的同志协助下，决定实现擘画已久的计划——成立自己的设计组。消息传出后，工人们笑逐颜开，唯独马玉明闷闷不乐，目光呆滞。老马是队里唯一的技术员，家庭出身不好。这位背着家庭出身不好包袱的知识分子，长期以来把自己看作“利用工具”。几十年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，更使他觉得世界上的

事情太复杂。象他这样的人，能赖以工作，“生存”下去的就是凭“技术专长”，这是他立足现实的“资本”。现在，他看到自己懂的，小张他们也懂；自己会干的，小张他们也差不多同样会干。长此下去，在队里哪还有他的一席之地？

老马的担忧决不是没来由的。前几天，队里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，又在用极左的面貌挑唆青年们说：“设计工作撇开老马，完全由你们来搞，行吗？”这就使马玉明想得更多、更细、更深。

这天下班后，老马在回家路上踽踽独行。他暗忖：从此，得给自己安排条后路啦。唉，年纪大了，又患有肝病。他不禁鼻子一酸，忍不住唏嘘起来。凭着“老马识途”的经验，设计工作撇开他搞，这意味着利用价值殆尽呀。他觉得前程暗澹，心里充满着空虚。

殊不知，朱明忠一向了解他、关心着他，是医治他这块“心病”的良医。在老马平板的脸上，那怕是些微表情也逃不过朱明忠的眼睛。近日来，朱明忠一直暗暗注意着老马的气色，揣测他一定有啥心事。下班后，他快步走到老马身旁，肩挨肩走了一段路，笑吟吟问：

“老马，这几天没有困着觉吧？”

“唔。”马玉明沉吟片刻，只吐出一个字。

“有啥心事，我们随便扯扯。”朱明忠亲切地说。

“唉，老朱啊，我是老朽啦。今后设计工作的担子让小张来挑吧。”

“你是想卸肩胛了？”朱明忠神态严峻起来。

“不，不。我是怕挑不起这副重担呀。”老马言不由衷地回答。

“不，你是怕我们撇开你。”朱明忠一针见血、切准腠理。前几天，他也听到了那些风言风语，对这个一直背着家庭出身包袱的老技术员，朱明忠素怀同情。他总是热情鼓励老马大胆工作，把党的“出身不由己，道路可选择”的政策化作一股暖流，滋润老马枯竭的心田。眼下，朱明忠又象往常一样，把党的政策反复讲述。末了，拍拍老马的肩膀说：

“老马，你是专门学校出来的‘正牌货’，对小张他们要注意传帮带啊。”接着又把党支部的一项决议告诉马玉明，任命他为设计组组长。

“啥？”老马惊奇得瞪大眼睛，发怔。

“老马呀，你为高速度造桥做了许多工作，党和人民对此决不会忘记，更不会抛弃你。我们决不过河拆桥！”朱明忠铮铮作响的话语如春雷贯耳，轰开了马玉明扃闭的心扉，刹时浑身来了劲。

此后不久，在朱明忠这颗赤诚的心熨贴下，老马振作精神，和朱明忠、张锦浩他们合作创造了“双曲圆洞拱片桥”的新桥型。一九七二年三月初的一天，东方旭日初升，河面上金光闪烁，似万条金蛇蜿蜒，燎人眼花。一座单孔钢筋水泥结构的拱片桥凌空飞架在古运河上。

朱明忠和老马并肩伫立在桥头，久久不忍离去……

延揽人才

在上海园丁的热情关怀下，一九七五年十月，朱明忠亲自选送张锦浩赴上海市政设计院“工大”深造。其余四名青年在实践中也已经能够独立设计小跨径桥梁了。瞧着夙愿渐次以偿，朱明忠乐得合不拢嘴。

一天，他从杭州开会回来，脸上却布满了阴影，疾首蹙额，忧心忡忡。

这是这么一回事？

原来，嘉兴桥梁队有位从宁波航务学校毕业名叫卢文荣的青年，在六八年林彪极左路线干扰下，被打成反革命，戴上“现反”帽子押送下乡。

小卢一去，杳无音讯。这次，朱明忠趁赴杭开会之便，特地到小卢爱人所在单位去询问近况。负责同志告诉他：小卢爱人正因为丈夫的政治问题在闹别扭，关系很僵，似乎要离异了。朱明忠听后，心里非常不安。心想：党把这样一位经过多年培养、教育的青年交给我们，希望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他的专长。而如今却蒙受了不白之冤，受到了派性斗争的摧残、蹂躏。

朱明忠回想起自己在文革初期遭到冲击的情景，心想：在这片混沌的“厮杀”声中，好人遭冤、受气、挨整，真是司空见惯。他了解卢文荣，这是一位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。想到这，朱明忠决定亲自到卢文荣家登门拜访。

春三月，乍暖忽寒，天气变幻莫测。卢文荣见老队长来了，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说些什么话。倾诉委屈吗？他明白朱明忠处境也不十分佳。那个自运动初期一直把矛头对准老队长的人，正高踞着要职。想着这些，小卢气馁地摇摇头，闷声不响。

朱明忠坐下后，脸上漾起和蔼的笑影，轻声款语地掏出了知心话。他说，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实现“四化”的宏伟兰图。实现“四化”，没有知识分子可不行啊。朱明忠细细的眼睛里烁射着灼人的光芒，大声说：

“小卢呀，你是专门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，应该出来工作！”

“我？”卢文荣惊讶地瞪大眼睛。

“对，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归队！”

“老队长，我、我头上还戴着帽子呀。”

“帽子？戴上去还可以摘掉嘛。小卢，你的情况党清楚。”朱明忠斩钉截铁地说。

对老队长说一不二的性格，卢文荣是熟悉的。他眼瞳里滚动着泪花，象孩子似的哽咽起来。

“不过，”朱明忠皱皱眉头，深谋远虑地说：“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支部决定你暂时以临时工名义回队工作。”他怕对方有顾虑，加重语气说：“请放心，党迟早要给你落实政策、恢复名誉的。”

卢文荣点点头，颤着嗓门，久久说不出半句话来。

接着，朱明忠乐呵呵把队里的技术力量如数家珍地告诉给卢文荣。末了，诙谐地说：“你回来后，和老马俩是洋的技术员，加上小张一个半土半洋和其他四个土的，我们的设计组真成了土洋结合的啦。哈哈！”他纵声开怀大笑，笑得溅出泪水。

卢文荣归队后，那个高踞要职的人跳出来横加责难，说朱明忠包庇、重用反革命。朱明忠针锋相对反诘：

“卢文荣的问题跟实际情况有出入。想当初，你把我打成‘假党员’、‘假模范’、‘走资派’不也是同样用对付小卢的造谣、诬蔑、无限上纲的卑劣手法么？！”

小卢重新工作后，朱明忠立即把他推上举足轻重的施工员岗位，负责跨径达五十六米的七星桥施工。尔后，又进入设计组，使这位青年知识分子得以重新用红蓝铅笔描绘壮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